

[英] 托比·利特 著 黄勇民 译

# 死孩子之歌

可与《发条橙》媲美的  
充满骚动与狂野的黑色青春期故事  
一部英伦版《阳光灿烂的日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死孩子之歌

[英] 托比·利特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 - 2006 - 4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孩子之歌/(英)托比·利特;黄勇民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321 - 3039 - 8

I. 死… II. ①托…②黄…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231 号

Copyright © [2001/ first Publication of Deadkidsong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Toby Litt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copyright © [200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Toby Litt c/o The Marsh Agency Ltd.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袁银昌

死孩子之歌

[英]托比·利特 黄勇民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总发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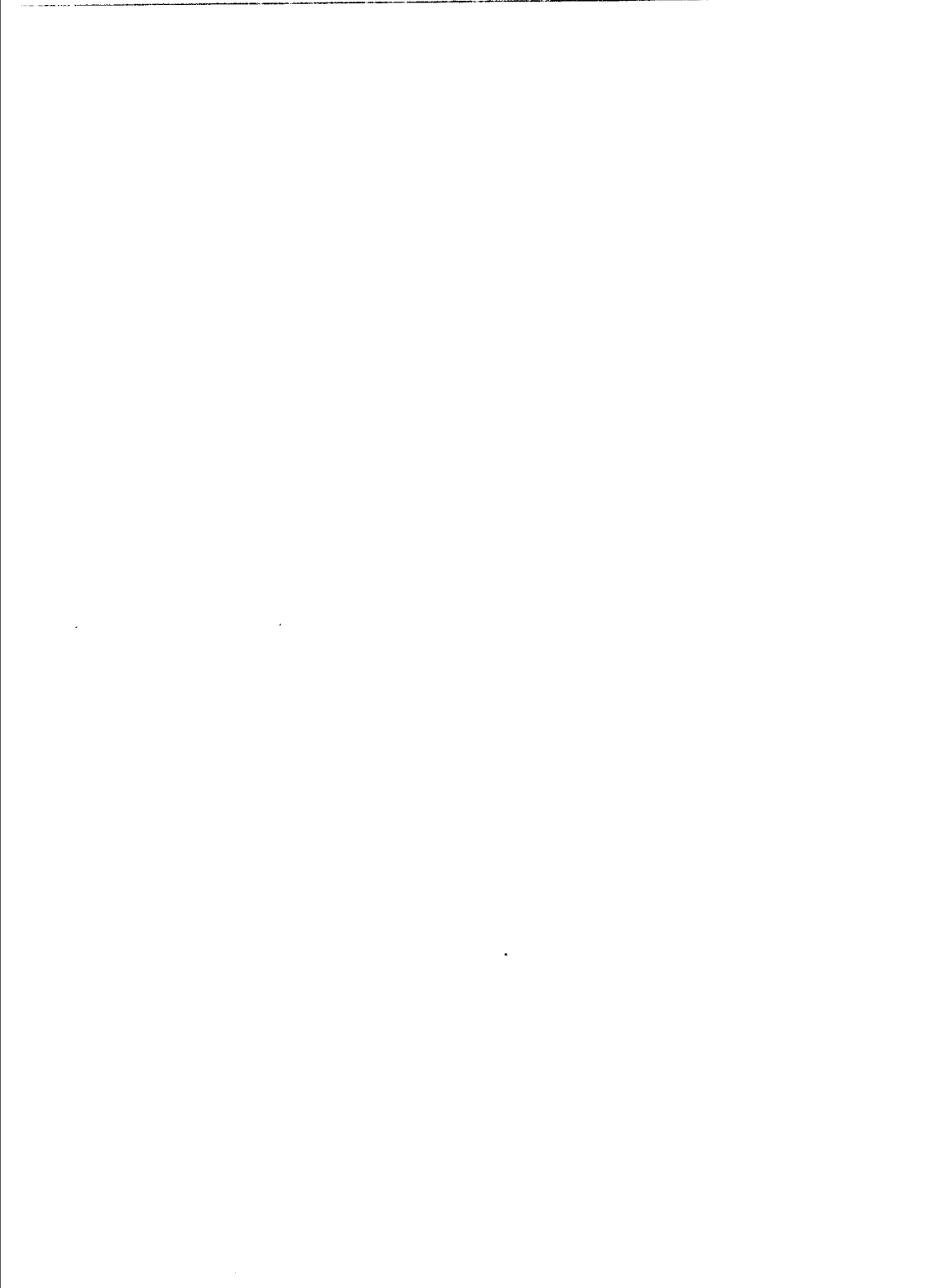
ISBN 7 - 5321 - 3039 - 8/I · 2325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9886520

在我父亲书房的角落里有个文件柜，它最下面的一个抽屉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绝密”。我对它一向十分好奇，父亲对此毫无察觉。在我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上吊自尽了。葬礼后的那一天，我偷偷溜进他的书房，找到钥匙，打开了文件柜。在底部抽屉里孤零零的放着一本“利弗·阿奇”档案，上面标记着“保密”。我咔哒将它打开，没精打采地坐进我父亲的转椅中。档案中有一叠五百页泛黄的A4纸。封面上用红色油墨打印了一行字，并在字下面画了黑线：需经忠诚审查：一级。我父亲还用漂亮工整的正式签名在上面添加了我的名字：马修。我抬起双脚搁到他那张无比神圣的书桌上，翻开了第一页，开头是这样的——

夏天 - 秋天 - 冬天 - 春天



# 夏 天





# 第一章

## 马修

此刻太阳又将冉冉升起  
似乎昨夜的不幸并没有降临。  
不幸单单落在我的身上，  
太阳却依然普照众人。

——费里德里希·吕克尔特  
《死孩子之歌》

抬头望去，我们看见身下是一片玫瑰花丛、砂砾小路、设备以及茂密茁壮但又稍显干枯的草。（不要以为它的叶片将长成剃刀一般锋利就会割伤人。它太英格兰了，伤不了人。手指捏紧叶片，它会发出一丁点儿颤音，就像被砸烂的大提琴发出的声音。）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一片蔚蓝，蓝得就像大型游泳池的深水区。不是从跳水板上看到，而是纹丝不动地悬在空中所见的游泳池。悬在空中，便不会有身影投射到水面上，而且根本就不会有边际的感觉。它并未溅起水花，相当平静。在地平线上，有一条高低起伏的橡树带，高压线铁塔和电线穿越其间。

这就是我们所见的世界。我们四个人是“帮”(Gang)，不是“帮派”(The Gang)。我们只是“帮”。安德鲁、马修、保罗和彼得，在马修父亲的花园里，头朝下，倒挂在那棵最高的云杉树的树枝上。

“你能看见他们吗？”彼得问。他挂在最低的一根树枝上。

“看不见，”马修说，“别说话！”

马修举着望远镜。它是暗黑色的，配有手握装置，上面系着一条陈旧的棕色皮带；那是他祖父的遗物，曾经历过诺曼底海滩的战斗（他祖父用它亲眼目睹过战争场面）。

“还没动静？”安德鲁问道。

“没有重要情况需要报告，”马修答道。

我们年纪不小了，不再会因为头朝下倒挂着而乐不可支。但是，我们的年纪也还没大到失去童趣的地步，我们喜欢各种各样身体的迷失：颤抖、坠落、淹没、隐蔽、伸曲、眩晕……

我们的头发往上也往下飘动，犹如在进行静电试验。

安德鲁悬挂在树的最高处，因为我们一致认为他有个最棒的父亲；安德鲁下方是保罗，他的爸爸是老师；保罗的下面是马修，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地位最低、倒挂在树最下面的是彼得，他父亲除

星期五外每天都很晚回家。

我们有一个指挥体系，因为“帮”得有个指挥体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理由。安德鲁是中士，马修是少尉，保罗和彼得是下士。然而，我们之间没有固定的上下级之分。（或者说，这时还不明显。）每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人都有拒绝命令的理由。比如，安德鲁总是遇水退缩。马修是各种点火技术的能手。保罗熟知莫尔斯电码，精通德语，略知俄语；彼得近视得戴眼镜。

我们着装利索，以防各种不测，尤其是战争。同时，我们希望称自己为“帮”。因此，我们喜欢军用剩余物资。我们的军服仿照侦察兵的成人款式。我们穿卡其布衬衫和短裤。把装备放在背包里，背着四处活动。我们的装备包括：“天鹅牌蜡火柴”（火柴头外面裹着一层蜡，即使浸过水，也还能点燃）、麻绳、“鲍伊”猎刀、装在皮套内的铝水壶、白色蜡烛、油布包裹的引火物、“肯达尔”薄荷蛋糕、软铅心铅笔和纸张、急救箱（由马修背着）、手电、煮开水用的圆筒形铁皮罐、茶叶袋（缠绕着装在冷藏袋中）、巧克力块、压缩饼干、防水厚油布、铝盘子和餐具、蓝白两色的金属搪瓷杯子、弹弓、指南针和地图。我们还有一顶结实耐用的帆布帐篷，远征时用它野营，但我们从不在树底下搭帐篷，因为遇上暴雨它很容易被弄湿。

我们都长着金发，经过风吹雨打，发色就像被太阳晒枯的稻草。我们有时琢磨，如果我们四人并非都长金色头发，那么，我们还会不会结成“帮”呢。马修的发色比我们的稍许黑些、红些。不过，夏天到来时，他头发的颜色就会变淡。这不应该成为排斥他的依据。我们头发蓬乱，走过街头。路人皆惊，倒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外出行军拉练，路上开车的人就会减速观望。四个人，排成一行。（他们是四胞胎？）或许，歌声也会引来阵阵惊奇。我们唱过无数支歌：《让家里的炊烟继续燃烧》、《多佛尔白崖上空会有蓝色鸣鸟》、《奥维蒂尼之歌》（直到差点儿唱破我们的嗓子）、《在齐格非防线上晾衣》、《远远的蒂珀雷里》、《我们会再次相会》、《国际歌》（十岁时保罗的父亲就教会了他所有的歌词）、《金刚卵石》和别的歌曲。

一提起这些事情,我们心中就会涌起对米德福特郡,对我们共同拥有的童年,对人生最为珍贵的一段时光的怀念之情:那真是美妙绝伦啊。

我们早早出发,全副武装,行进在英格兰茂密的树丛之中。我们外出演习,进行侦察,寻找合适的宿营地。树冠之上阳光灿烂,阳光照在脸上热辣辣的,刺得睁不开眼睛;不过,大部分时间丛林中满布苔藓,寂静无声。我们唯一互通信息的方式是事先约定的手势。

我们感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似乎都能够对付。然而,这种自信并没有让我们沾沾自喜。“帮”的生活要时刻准备对付意外情况。我们最担心的是,即将发生的战争以核战争开场,如此一来,我们就没机会实施我们日思夜想的伟大作战计划了。

在我们的想象之中——

中午。八月。乡间一片寂静。我们在等待,静静地等待。战争已进行了八天左右。俄国人已开始进犯。他们攻占了伦敦和南方数郡,现在正马不停蹄地北上。他们很快就会与我们交火。马修高悬在安浦威克山顶的一棵树上进行侦察。在坦克(苏制 T-64)到来之前他就听到了它的声音。他向我们发出了快节奏莫尔斯信号。(到这时,我们都已学会了莫尔斯电码。)随后,他爬下树来,迅速加入到我们中间。我们已征用了几处房顶用于打狙击战。多年的备战之后,我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们已经把这个村庄的里里外外摸透了,对如何守卫它胸有成竹。我们从某处(这方面的情况从没搞清楚,但毫无疑问,安德鲁的父亲参与此事)设法搞到并积聚起数量相当可观的武器:半自动冲锋枪、弹药、手榴弹、地雷。就在丁字路口的顶端,我们设置了爆炸引线。它会炸掉第一辆坦克。如果不能奏效,还可以进行人工爆破。我们中的三人隐藏在三个作为战略要地的房顶上。地雷爆炸以后,我们一阵手榴弹,消灭尽可能多的俄国佬。接着,我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撤退的士兵(尽管自进入牛顿城以来,强大的苏联军队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我们估计,到这个时候,他们会开始撤退)。然后,我们在基

地(安德鲁花园的“尼桑小屋”)会合,商讨如何对付俄国佬发起的不可避免的、更加残酷的第二次进攻。

这一切在我们脑海中都非常清楚,比迄今为止学校为我们准备的所谓工作和前途还要清楚。战争即将爆发,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的**战争**,当它打响的时候,战斗不是在安浦威克的路上和街头进行,而是在我们家里、厨房、卧室展开。很好,没关系。不过,巨大的爆炸没有了;也没有了勋章,没有庆祝游行,没有欢呼,没有自由。的确,荣誉会有的,绰绰有余,够所有的人享用,如果大家都想要的话。可是,**战争**结束以前,我们中的两人将会死去。

## 2

也许,我们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在这期间,我们过着一种不断焦急地进行着准备的生活。但是,要是认为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准备拯救我们的国家,以至于自己没有时间享受生活中许多短暂美好的时刻,那就错了。有时,我们啥事不做,只是坐着观看周围事情缓慢的进展。(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活动吗?)负荷过重的蚂蚁在吃力地爬坡;蝴蝶围着盛开的鲜花飞舞;船工划着小帆船在河上飞速行驶;云彩、雪松、奶牛、爬虫,我们无比敬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有意无意地从大自然那里学到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毅力、礼仪、伪装、适应。与大自然的规律抗争是徒劳的。要服从于她的力量,那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只能疏导,不能对抗。大自然母亲是我们的校长。她的课堂,一个我们永远不会虚度年华的课堂,一个叫“巫婆林”的几英亩面积的灌木丛,我们所受的真正教育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我们熟读不是课本的课本:升火燃烧、蚊叮虫咬、拳打脚踢、识别天气。天空是我们的黑板,一块柔软的草地是我们的书桌,树枝和“鲍伊”猎刀是我们的笔。

由于我们同周围的一切亲密接触,因而能留下深刻的记忆。比如,与大地本身亲近的印象。我们经常走的路坚硬无比,几乎就

像踩在钢筋水泥上(比如那条通往“霍利步道”的绿色迴旋小路);丛林间松软的土壤;保尔家门前铺了太多砾石的小路;死气沉沉的灰色荆豆地沙道(体育教师斯佩特先生逼我们围着沙道跑,我们总是踩着别人刚刚踩出的脚印跑,跑这种沙道比走草地累人得多)。安浦威克公园宽阔潮湿的绿草地里隐藏着高尔夫球杆击球之后低削起的小块草皮,在这种草地上跑步,若抬腿不高就会被绊倒。克拉克巴克山上冰雪已经融化了几个月,雪橇的踪影已被嗅觉灵敏的狗和高声尖叫孩子们所取代,山上的草已被压平,显得平坦坦的。

我们非常熟悉这些不同的地方,与之如此亲近地共度岁月:我们总是躺在地上或蹲伏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土中挖掘,检出东西来研究。

这就是我们天然的栖息地。

地球各种诱人的味道:辛辣味、牛屎味、腐烂甜味、腐烂酸味、酒精味、蜜糖味、凋谢花及花瓶水似的味道、粉尘味、硫磺味、潮湿味、花瓣味。最诱人的是刚割过的草发出的神奇的味道。珀塞耳那么花哨、那么高雅,让人时刻怀念。每个孩子都应该深深地呼吸青草和干草的气息,收割后茎秆的味道。他们将会永远记住这些气味。通过为他们衰老的未来做准备,通过有意识的记忆,他们将在享受童年、热爱童年的同时,不虚度童年的时光。

### 3

“情况怎么样?”安德鲁问。

“我什么也看不到,”马修说,“不,等等。那不就是辆蓝色童车吗?”

“是的,”保罗说,“银白色的轮子。”

这时,我们都能看见了,可马修还在高声叫喊。

“他在前面!他在前面!看,他在前面!”

我们高声欢呼。倒挂在树上,带来了好运气。

看到的不光是安德鲁的父亲，还有他在阿尔比恩酒吧的朋友罗杰。他俩轮流推着童车沿着平顶山路一路跑来。现在已经到了安浦威克陡峭的山顶，他们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从小小的橡树林中出来了。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得沿着光滑的柏油路慢慢往下走，绕过拐角，进入煤气厂胡同，然后继续推进（推着童车），顺着更加平缓的斜坡，到达安德鲁家，也就是进丁字街。过了丁字街路口，他们离集市广场、终点线、荣誉和庆贺就只剩几百码了。

我们静静地观察，屏住呼吸，看他们将其他挑战者的童车甩开了多大距离。

我们像伞兵在从“道格拉斯 C-47 达科他号”跳离前那样数数：一个一百，两个一百，三个一百。

另一辆童车上了山，还有四辆彼此相隔仅几秒钟距离。

大家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认出保罗的父亲。我们非常吃惊，没想到他会跑在这么前面。以前，他从未参加过童车比赛。与他并肩赛跑的是格拉斯米尔先生，我们学校女校长的丈夫。大家又一次欢呼，尽管声音显得轻些，拘谨些。

我们的父亲中，只有两人参加安浦威克和平顶山一年一度的童车赛。

又有两个参赛队出现在安浦威克山的山脊处，不相上下，难分高低。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他们有可能来自平顶山。

风稍起。树梢在微风中来回摇晃。

“我们下树吧，欢呼他们胜利归来！”安德鲁高声喊道。

我们明白，我们父亲中的这一位或那一位几乎可以肯定将取胜，我们想去到终点与他们共庆胜利。

我们开始下树：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小心翼翼地选择抓手和落脚处。

我们爬到了树的半腰，看不见安德鲁家的房顶了，这时，意外突然发生：安德鲁不小心踩到了保罗的手指。保罗疼得叫出声来，一松手，似乎马上要坠落。他没有落到地上。他坠落大约一英尺后拼力抓住了一根伸出的树枝。不过，抓住那根树枝后，他来回晃

摇了一会儿，一只脚踢到了马修的牙齿。踢的力量倒不怎么大，不过这一踢所造成的惊吓使马修的抓手松开。他开始坠落。在下坠的过程中，他伸手去捞抓手之处；而伸手可及之内只有彼得。彼得抱住树干，正在抬头朝上望，看看上面发生了什么闹剧。马修的体重加上他自己的体重，彼得的手抓不住了。两人从十英尺高的树上掉了下来，落到了地面。幸运的是，着陆地不是鹅卵石车道，而在左侧几英尺处。树根扎进一个古老的英格兰小型玫瑰花圃里：探险家、乡间绅士和骑士沃特·罗利爵士的花圃。

安德鲁的父亲热衷园艺，因此玫瑰花丛下面的土壤松软黝黑，散发着肥料的芳香，肥料是从农场成吨买来的。（有好几次，我们从那些较大、灰白的花丛上摘下刺来贴到我们的鼻梁上，我们的模样立刻变得恐怖：恐龙男孩。）马修和彼得的坠落地表再松软不过了。他俩都没有直接落入玫瑰花圃。古老花丛里有些花枝十分坚硬，几乎能刺穿人的身体。他们重重地坠落在地，滚了好长一段距离。彼得很幸运，他的脚先着地，因而双脚缓冲了坠落的大部分冲击力。我们看着他身体弯曲着地、在地上一滚，完美地模仿了我们去年看空军表演时所见到的伞兵动作。然而，马修被彼得从树干上扯了下来，所以，不可避免地，他“砰”的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

当安德鲁和保罗从树上爬到地上时，彼得已经站起身来，开始掸去身上的尘土。可是，马修睁大眼睛，双目发亮，肤色变得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 4

在那一瞬间，马修觉得他肯定要死了。他透过黑色的摇晃的树枝，仰望着像游泳池一样蓝的天空。他的目光越过我们俯视的脸膛，他三个最亲密朋友的脸膛。他想，这将是最后看到的景象，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景象。他感到自己瘫痪了。恐慌之中，他试着同时活动肢体，肌肉。可是，根本动不了。他甚至合不上眼睛。随后，他感到自己已不在呼吸，确切地说，已不能呼吸。



在这个世界上，他所想的只是再呼吸一次，在死以前再多吸一口气。但是，他瘫痪了，正在死去，愚蠢，愚蠢的身体正阻止他呼吸。他正淹死在一个八月的下午甜蜜的新鲜空气中。他周围都是氧气。他能感觉到微风从手指间吹过。但是，某种东西堵住了他的嘴，塞住了他的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躯体已经抛弃了他。“我真傻，”他想，“我要死了。”这时，他注意到最后一件事：世界是完全寂静的。他不仅无法冲破寂静去呼吸，而且也被割断了与周围一切的联系。

我们低头望着马修，他躺在地上颤抖，嘴抽动着。

“我们应该进行急救吧？”安德鲁说。

不知怎地，马修开始满脑子想着他死去的父母。

过去，当我们问马修他父亲去世前做什么工作时，他每次都给我们不同的答案。马修的父亲干过各种工作：消防员、煤矿工人、驯狮员、油井工人、航天员、特工、首相以及爱斯基摩人。（马修的眼角上有爱斯基摩记痕）奇怪的是，他的母亲在她丈夫一生的整个变化中丝毫不变：她是个家庭妇女。她整天待在家里，围着锅台转，其他啥事也不做；她能烤出天下最美味的牛肉。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马修明白他的父母一直是普通百姓，死得稍许不太正常的普通百姓。五岁那年，他父母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死于一起车祸。那天夜晚，外祖父母照看着他和妹妹米兰达。悲惨的消息传来了，警察离开后，他们意识到他们老两口不得不自己担当起抚养两个孤儿的责任。

马修一直不愿意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太老了：外祖父六十五岁，外祖母六十三岁。马修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让他们困惑不解。他对他们说的谎比对我们说的谎更多。（因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总会有机会发现他在说谎，通常一定会发现的。但是，与外祖父母在一起，他说什么谎都不会被识破。）他的谎言名目繁多，有无关紧要的，也有弥天大谎。有时，他编造新词，愚蠢的词，胡说八道的词，告诉他们那是最新的俚语。每次学校放假（他比别人）总是早几天，学期结束晚整整一周。最让人佩服的是，马